

一本书

读《雪花让冬天虚惊一场》:

诗歌唤醒童心

□ 范虎

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从《诗经》开始,经过汉代乐府的铺垫,在唐代到达高潮,再缓缓如流水一样地走过宋、元、明、清。一直到现在,诗歌都在滋养着我们。

现代诗歌逐渐兴起后,诗歌文本逐渐脱离了古文的生涩和格律的束缚,也不用刻意押韵,表达方式显得更加自由。随着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和关注不断提升,一大批孩子自己写的诗和为孩子写的诗应运而生,张晓楠的《雪花让冬天虚惊一场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。这本

诗集主要是用童真化的语言,以孩子为受众,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自然、生活的感受,营造了一个无比温暖、和谐的童真世界。

儿童诗歌的写作,是需要以童真为基础的,不然很难与孩子形成共鸣。《雪花让冬天虚惊一场》中,分别写了春夏秋冬的诗章,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四季变换,让诗意在纯真的河流中自由流淌。充满童话色彩的意象就是孩子们所期待的景象,并且从这些意象中透露出来的,是孩子般天真的思维,是孩

子般对世界充满期待和好奇。

诗歌是表达童真最好的方式,因为诗歌的语言更加简洁干脆,可以摆脱情节的束缚,也能避免无意义抒情。表达方式的选择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受众,在孩子口中,诗歌这种短小精悍的文章对他们而言再合适不过了。

《雪花让冬天虚惊一场》中展现的童真,充满了向上生长的力量。在这本诗集中,司空见惯的各种植物都在用诗意的生命冲破束缚,如油菜花、杏子等,诗人将这种

自然的活力寄托在孩子身上,因为她期望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,能体会到这种勃勃生机。

童真与美好不是孩子才有的专属,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捡拾的记忆。《雪花让冬天虚惊一场》中的表达,一方面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可以畅游的诗境,另一方面,更给已经长大的朋友们打开了“洄游”的通道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当我们迷茫无措的时候,读几首关于雪花、春天、田园的诗歌,难道不也是一种救赎吗?



书架

《籍贯711

——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的故事》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本书作者经过大量的采访和挖掘,以大量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珍贵的图片资料,生动讲述了郴州许家洞金银寨711铀矿从发现、建矿到生产,直至政策性关闭的40余年中,711矿人历尽磨难、艰苦奋斗、舍身为国的感人故事。

《叶嘉莹说诗词之美》

北京联合出版社

在这本书中,读者既能读到叶嘉莹在人生不同时期创作的诗词,也能读到她讲温庭筠词里的失意、韦庄词里的离恨、冯延巳词里的闲愁、欧阳修词中的修养、辛弃疾词的豪放幽微、王国维词中的无可奈何,从诗词中汲取精神力量。



《极地穿梭》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知识性与儿童性并生共长的儿童小说,作者在充分书写儿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,开创性地加载了一个关于冰雪极地的奇幻世界。贯穿全书的AI科技,体现了科技发展对现实生活的改变和观照,让本书具有拥抱科学、融入未来的超凡意义。

书韵



写下“辣椒”二字,一种微微的刺痛便从舌尖开始扩散。的确,辣是痛觉的某种移情而不是纯粹的味觉。然而,喜欢吃辣或者对吃辣跃跃欲试的人们,定然遍布大江南北。

在我所生活的赣西萍乡,菜肴烹饪里几乎无物不辣。这里的人有着楚文化的彪悍基因,爱吃辣、辣不怕;人们既生活在丘陵山区,更常下到潮湿矿井劳作,要吃辣、怕不辣。

萍乡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辣,似乎已经不可考了。史料上说,辣椒大概在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不过,最初的辣椒并没有被用来食用,而是作为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。明代医学著述《食物本草》就将辣椒作为药材列入其中。江西才子汤显

祖在《牡丹亭》中也提到辣椒和辣椒花,将其置于一系列开花植物中,显然是用来观赏的。

据史料记载,直到清康熙年间,辣椒才开始被端上餐桌。之后又经过漫长的时间,才在贵州、江西、湖南等地慢慢形成饮食习惯。这些地方几乎都山岭众多,气候湿热。人们在劳作时处于潮湿的环境中,辣椒兼顾了口味与药用,可以很好地温中祛湿、下气消食。

不过,虽说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人都能吃辣、爱吃辣,但每一地的辣又有各自独特的韵味。湖南菜的辣是香辣,贵州是干辣,云南是酸辣,四川是麻辣,而江西是鲜辣——当中尤以萍乡菜为代表。

人间辣味

□ 漆宇勃

在萍乡菜里,所有的食材都不是点缀与陪衬,而呈现出鲜香本真之味。在此基础上,萍乡人更使用辣椒和各种肉类原料配伍,形成了风味互补、相得益彰的“萍乡小炒”。这些肉类食材中,以萍乡腊味最突出。辣椒配腊味,是“萍乡小炒”的重头菜。当辣椒与腊味相遇,便成了人间美味。这种“萍乡小炒”,辣得韵味悠长,辣得淋漓酣畅。

在我看来,腊味是内敛,是将某种滋味向内收敛的沉淀;而辣味是外向,是将某种滋味向外释放的迸发。腊味适宜冬天的收藏,而辣味适宜情绪的发散。当人间辣味逢腊味呢?那就是寻味萍乡的最佳境界了。



闲读随笔

在生活的风尘中赶路的人

□ 方怀银

峡河是一条河流的名字,在河南、陕西两省三县的交界处。

峡河是一个村庄的名字,是矿工诗人、《峡河西流去》作者陈年喜的家乡。

峡河非常传统,如同很多乡村一样,人们辗转奔波寻找生计,回到故乡归于尘土。峡河的命运暗示了生长在峡河的人们的命运,终究是风流云散、无迹可寻。

幸而,峡河养育了陈年喜。经过近20年漂泊在外的务工生涯,带着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和《微尘》集聚的文字功力,陈年喜回到峡河,开启了一段对故乡及文学根源的探寻之旅。他用两年半的时间来写峡河的历史地理人文,记载被时代淘洗过的斑

驳的峡河人群像。

作者笔下的峡河,黄灿灿的山茱萸花和贴地开放的地丁花,有一种坚韧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力量,生活在峡河沿岸的亲友,终日面对具体的、粗粝的生活。也许是半世在异乡飘零,长年在矿山隧道中工作,陈年喜的文字底色是暗沉的,辛酸、悲苦、死亡……读来令人叹息落泪。经历种种坎坷后只身去国离乡的儿时伙伴,死在山西铁矿的发小,在蝉鸣声中走完“草一样的”作者父亲……他生命中遇见的有关或无关的人,鲜少有人过得轻松舒展。陈年喜在回忆过往时,“有时候在其中活一回,有时候死一场”,太多沉重的东西躲闪不及,涂抹不去。

“土地上的风尘与人的生死,是最好的教科书”,陈年喜在字里行间,表达着为这些平凡生命立传的深情和敬意。他们一生平凡,但在追求生计中的冒险与坚韧,强烈地传达出生命的“有情”,那是沉积在生命里的痛楚和力量。这些在生活的风尘中赶路的人,身体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一点点销蚀,“我们在其中翻滚、挣扎,却也在其中成长、感悟”。

文学支撑着陈年喜走过人生的困顿。当他以文字记录峡河这片土地和生存于斯的人,笔下已然凝聚了半生的经验。他用克制而充满故事性的文字,宣告生命的曾经在场,使得这些生命没有像峡河一样融入长江,消失于浪潮之中,而被更多人看见、敬仰。